

豆蔻开时始见心，安得返魂香一缕



旅人

怀人

斩鞍·作品



怀人

九州·旅人

斩鞍·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旅人·怀人 / 斩鞍著. — 北京: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2017.4

ISBN 978-7-5502-9893-4

I. ①九… II. ①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5362号

九州·旅人·怀人

作 者: 斩 鞍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杨 青 徐秀琴

装帧设计: VIOLET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68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9.5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893-4

定价: 3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怀人

一	兰泥	/ 002
二	出发	/ 006
三	香螺	/ 010
四	溪谷	/ 014
五	左歌	/ 018
六	专犁	/ 022
七	复仇	/ 028
八	再遇	/ 033
九	乌鲁	/ 038
十	驿道	/ 043
十一	冰蝶	/ 048
十二	流风	/ 051
十三	真骑	/ 056
十四	旗主	/ 061



怀人

十五	分兵	/ 065
十六	遭遇	/ 068
十七	白旗	/ 072
十八	卷人	/ 076
十九	谈判	/ 082
二十	交锋	/ 087
二十一	活路	/ 092
二十二	赌注	/ 098
二十三	交代	/ 104
二十四	重逢	/ 109
二十五	作弄	/ 114
二十六	遗患	/ 118
二十七	向北	/ 123
二十八	寻找	/ 128
二十九	马贼	/ 132

三十	天驱
三十一	辰月
三十二	风刃
三十三	藏书
三十四	误会
三十五	灾难
三十六	偕行
三十七	衰弱
三十八	大树
三十九	咒语
四十	约定
四十一	新生
四十二	凝聚
四十三	分离
尾声	

／ 137
／ 142
／ 147
／ 153
／ 158
／ 163
／ 168
／ 173
／ 178
／ 183
／ 188
／ 193
／ 197
／ 202
／ 206



怀人

柏舟

一	箭及	/ 210
二	客栈	/ 215
三	朱纓	/ 219
四	阿零	/ 224
五	左相	/ 228
六	天驱	/ 232
七	分兵	/ 237
八	易容	/ 242
九	柏树	/ 247
十	大溪	/ 252
十一	滚马	/ 257
十二	霍北	/ 262
十三	溢出	/ 268
十四	余音	/ 274

怀人

设定附录

附文1 九州世界简说

／276

附文2 『旅人』系列故事介绍〔一〕

／293

怀
人
·

豆 蔻 开 时 始 见 心



一 兰泥

大雪断断续续下到了第五天，天空依然是沉重的铅灰色，一点都没有显露出开朗的样子来。鹅毛一样的雪片无穷无尽地从那暗淡的天空里旋转着坠落下来，轻轻跌在洁白一片的大地上。要是用心去听的话，除了火炉里的泥炭时不时发出的清脆爆裂，人们甚至可以清楚地听见雪层陷落的咯吱声，说明屋外的积雪又厚了些，又重了些。

现在客栈里所有的人都不再像前几天那么乐观。商人们不再指望初冬的残阳可以融解辟先山^[1]口的积雪。很显然，今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要早，去往天水^[2]的官道是已经走不通的了。他们只是希望下山的道路还能通畅，这样还可以把货物带回夏阳^[3]，也许来得及南下去碰碰河络的运气。猎人们的脸色也难看了起来，一场早雪本来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皮货，但是积到窗前的雪却将令他们的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像以往那样追捕雪狼、雪鹿恐怕不太可能。屋角坐着的几个修士倒还从容，不过从今天中午开始，他们已经不再买客栈的面食，几个人只要了两壶热茶，大约是金钱将要耗尽了。热闹了两天的客栈大厅，难得地陷入尴尬的沉寂当中。

“呼”的一声响，凛冽的寒风呼啸着从打开一线的厅门冲了进来，靠门口坐着的两个商人忍不住屏住呼吸狼狈地逃了开去。刚跑进来的客栈老板连忙转身把门关上，他的鼻子冻得发亮，山猫皮的袍子上结满了叮叮当当的冰坠子。他取下狐皮帽子团成一团，用帽里子用力揉搓僵硬的脸颊。大厅里的人纷纷站了起来，满怀希望

[1] 辟先山：位于澜州的中东部，夜北高原的西南缘，澜州第一大河销金河就发源于此。山中逶迤的小路，是夏阳与八松两城之间唯一的通道。

[2] 天水：休国商业重镇，位于夜北高原南缘，是来往于南方各城与八松之间的商旅们在路途中最主要的落脚点和货物中转地。

[3] 夏阳：杜国国都，东陆著名的海港之一，虽然货物吞吐量不大，但以美丽闻名于世。夏阳人采石的技艺独步天下，他们用从辟先山中采来的新山白玉建造出了整座夏阳城。蓝色的海洋，洁白的城市，整个九州再无这样的奇景。

地望着他。老板喝下伙计端过来的一盏热麦酒，慢慢缓了过来。他挺直了身子，环视了一下大厅，响亮地宣布：“坚昆说了，昨天的献祭被山神接纳了，今天晚上雪就会停。”大厅中安静了一瞬，接着就爆发出一阵欢呼。

坚昆是镇子上的占卜师，尽管不是什么名门大派的占星师^[1]，他的预言却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不管是寻找走失了的寒鸡还是要出门远行，镇子上的人总能从坚昆那里得到有益的帮助。对于见过世面的商人们来说，坚昆的泛神崇拜或许显得原始了些；可在小小的兰泥镇，他的地位绝不会比夏阳的国师低多少。

屋角的桌子边，一个年轻的修士疑惑地问他的同伴们：“你们说，那个跳大神的小伙子还真能知道什么山神的心意吗？”

中年的黑瘦修士看起来像他们的领袖，他皱了皱眉头，说：“给重啊，自己不懂又随便猜度别人，可不是什么好事！”

给重的脸上一红，唯唯诺诺地说：“是，是。我又乱说话了……”

黑瘦修士的脸色和缓下来：“我说这话不是批评你。道的启示是无处不在的，总有人能够以我们不了解的方式认识到这样的启示，那是值得感恩的天赋。不过要是把认识启示的能力执着于自己眼前一花一叶的好处，那就成了迷失。”

给重用力点头：“我明白了。历经艰苦磨难才能寻找到真正的道，要是念念之间总为外务缠绕，就只会逃避苦修，错过真理。不管这雪停是不停，我们该走总是要走的。”

黑瘦修士笑了起来：“给重你倒是个明白人，苦修确实是认识真道的唯一途径，不过这雪要是不停，我们还是走不得的。”

给重一脸的困惑：“那又是为什么呢？”

其余的三个修士也不由得笑了。黑瘦修士说：“这么大的雪，要是不停的话，我们翻越辟先山只有死路一条。苦修的目的不是找死，而是找寻真道啊！找死无异于自杀，那背离真道，是修炼的人一定不可以做的事情。”

给重的脸这下涨得像一块红布：“给重迟钝！多谢老师的教诲。”

[1] 占星师：通过观察和计算星辰的运行来预测事件发展的人，又有星相师、星算师、星命师等多种称谓。九州世界的星辰是创世神“墟”的碎片，是九州的次神，人的命运、事件的走向，都是可以根据星辰的位置和相互关系等来预测的。星相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真正发展出严谨准确的学术流派并不多。

原来这几个修士是长门修会^[1]的。长门修士在东陆^[2]很常见，但修会却仍然被视作一个神秘的宗教团体。说神秘是因为他们很少向大众传播他们的信仰，从表面看起来他们和普通的行脚僧没有很大区别。长门修士信仰大神墟^[3]，但是他们认为世界形成以后，墟就不再干预人间的事务，只有他的灵在虚空间运行，主宰着世界的运作，是所有生命的驱动力。他们把这种灵称作“道”。“道”是长门修会信徒所追寻的真理，而追寻的过程就是经历各种磨难和痛苦，因为只有通过痛苦，人才能认清欲望如何蒙蔽人的眼睛，才能超越欲望，获得“道”，与大神的灵融合为一体。稍加观察，人们其实很容易辨认长门修会的信徒，因为那些修士总是主动地寻求苦难。

修士们身边坐着的一个年轻人大概听见了他们的谈话，放下手里的麦饼，转过脸来对修士们说：“几位夫子，即使坚昆说得准，雪停了也还不能过山口呢！”

黑瘦修士打量了年轻人一眼。年轻人整个人都裹在一件陈旧的青色斗篷里，饱经风尘的面容和散发着活力的青色眸子让人很难判断他的准确年龄。斗篷被他腰间的兵器顶着，鼓出了一块，这使得修士们可以看见斗篷里他斜背着的六弦琴的一角。很显然，这是一个行吟者^[4]，靠他们的琴声和歌喉在危机四伏的大陆流浪的人。行吟者的意见总是值得重视的，他们拥有丰富的旅行经验，也有灵通的消息。

[1] 长门修会：九州大地上广为流传的一种宗教，得名于修会的核心经典《长门经》。修会的信徒称为修士或僧侣，他们认为应当通过苦行锤炼身体，通过持戒锤炼精神，达到形神合一，从而获得永生。在艰苦的修炼过程中，长门修士们积累了渊博且实用的知识，百姓们因而敬重他们，尊称他们为“夫子”。

[2] 东陆：九州世界初创之时，陆地原本是一整块，但晁朝末年巨大的地理变动使陆地被撕裂成三块，由内海彼此隔绝。其中最大的一块陆地称为“东陆”，有中、澜、宛、越四州；东陆以西由滁濠海与东陆分隔的大陆称为“西陆”，有云、雷二州；东、西陆以北由瀚海和淮海与东、西陆分隔的陆地称为“北陆”，有殇、瀚、宁三州。

[3] 墟：九州世界是二元的，两位创世主神——墟和荒，分别代表着精神和物质的力量。九州大地上的各种智慧生物，其精神和肉体也同样是由这两位创世神赋予的。各种秘术都是对精神力（即墟的力量）的应用；而通过锻炼躯体而获得的武技，则是试图将身体的物质力（即荒的力量）发挥到最强。

[4] 行吟者：是在九州大地上四处游走，靠说唱故事来换取衣食的人。他们通常并不富裕，但因为见闻广博、阅历丰富，往往具备胜于常人的知识和眼界。同样的事件，经过行吟者的语言加工后，总是特别打动人心，且常常蕴含着朴素的人生哲理。由于经常独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防身的技能。

黑瘦修士示意年轻人继续，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雪停了还是不能走。

年轻人指了指窗外：“雪下了那么久，积雪可以到人头顶，出了镇子可就没有路可以走了。”

给重觉得那年轻人小看了他们，行脚僧走的路不见得要比行吟者少吧，怎么会毫无准备呢？“我们有雪鞋啊！”他拍着包裹说。

年轻人耐心地说：“是啊，有雪鞋可以走一段，但到了山口还是不行。狼牙口两侧峭壁如狼牙，那是积不住雪的，山口的地势又陡峭，所以不但雪会深得无法通行，而且还很容易造成雪崩呢！”

“哦，这个我们倒是不晓得，”黑瘦修士诧异地说，“还以为太阳一出来，雪表融化结了冰就可以走了。不过，要是这样……大家为什么高兴呢？”

“商人们可以下山啊，”年轻人说，“下山的路雪停了就可以走。至于猎人们，大概他们不用走官道吧。”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一点好奇的神色，“不过，我还是去问一下。”

年轻人拍了拍一个胡子拉碴的大汉，他和猎人们这两天已经混得很熟了。

“原大叔，要是明天雪果然停了，你们怎么过山口呢？山口这边的林子里，野兽怕没有那么多吧？”

原大叔刚才还乐呵呵的脸突然拉了下来，“什么叫‘雪果然停了’？！坚昆说的怎么会出错？界明城你来兰泥又不是头一次了，怎么也说这怪话？”

界明城连连道歉，他见过坚昆，是个很有趣的小老头。不过他的确没想到那脏兮兮的老头在本地人中的威信这么高。

原大叔发完了脾气，倒是立马就没事了，滔滔不绝地介绍：“当然，这样的雪下起来，山口今年冬天就算封上了，肯定过不去。不过我们会沿着香螺溪走，从鹰嘴岩翻过去。香螺溪水热啊，一年到头都不封冻。只要今晚雪停了，明天一早香螺溪边上别说不用穿雪鞋，就是马也一样跑得。而且这么冷的天，水边野兽一定多，运气好的话，一天就能打上几头雪狼呢！”

“那好啊！”界明城乐呵呵地说，“那明天我也一块儿走！”他转向行脚僧们，“诸位夫子也一起走吧？我打算去霍北^[1]，应该有一段和诸位夫子同路的。”

[1] 霍北：在澜州第一大河销金河的出海口上，是澜州最大的海港，此时属于晋北国。

二 出发

/

晴朗的日子里，在兰泥的镇口就可以望见遥远的夏阳城，那座白色的瑰丽都市在苍绿的大地上像一颗宝石那样闪闪发光。对于即将穿越山口的旅人来说，在这里最后望见的夏阳城也许是他们关于杜国^[1]最美丽的记忆。

这个清晨是明朗的。正如坚昆所预言的那样，云层在夜间就已经散去，阴沉了多日的天空恢复了以往那种高原上天空特有的明亮而深邃的蓝色，只有几丝淡淡的流云在天际浮游，空气都是安静的，连风也没有。很难想象昨天的下午，还有那么大的雪片在一块一块地掉下来。

但是没有人能看见夏阳。当给重用利眺望南方的地平线时，他只能看见白茫茫的一片，连森林和城市的形状都不能分辨。他那么坚持了好一阵，终于相信自己没有看见夏阳。给重困惑地转过头来，问界明城：“不是说可以看见夏阳的吗？在哪里啊？”

界明城笑了，他停下正在整理马肚带的手，指向东南方：“应该在那里吧？不过今天是看不见的。”

“为什么？”给重失望地问。修士们特意绕开了繁华的夏阳城来继续他们的苦修之旅，可年轻的给重还是对那座白色名城充满了好奇。

“因为太阳出来啦！”界明城说。东方天空中那个小小的火球已经开始光芒四射了，充分展示这被压抑了许久的威力。“太阳照在雪面上，雪就会融化、蒸发，大地被雾气掩盖，我们就看不见夏阳了。”说着，他的眼神忽然闪了一下，像是想到了什么。

因为雪停了的缘故，虽然还是清晨时分，镇口就已经很热闹。除了早早等候在凉亭里的长门修士，猎人们也正在陆续会合，小贩们和送行的人混在一起，忙碌地兜售滚烫的甜薯和肉饼。除了人们的喧哗，空气里还充满了兴奋的犬吠和马嘶，时

[1] 杜国：胤朝将东陆分封为多个诸侯国，杜国是澜州东部的小国，东临浩瀚洋，都城在夏阳。

而有一声尖锐的破风，那是耳鼠^[1]在滑翔。界明城在给他的白马披挂薄毡。不像那些猎人披着厚厚毛皮的夜北^[2]马，他的白马虽然也生长在北地的瀚州草原，却没有那样耐寒。也许是因为昨天听到好消息以后狂欢过度，宿醉后的猎人没有都按时到镇口来。在兰泥，这算是不寻常的事情。

“原大叔，”界明城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满脸不耐烦的猎人原壮，“你看今天山上还要多久起雾啊？”

原壮着急地说：“快啦快啦！太阳那么大，雾一下子就该起来了。真不知道小四他们怎么搞的，再拖下去，今天的路可难走了。”他死死盯着出镇子的大路。一骑夜北马正用典型的从容节奏从那里跑过来，在结冻的路面上敲出清脆的鼓点。

猎人们的首领是花白头发的云铁树，他迎着夜北马走了过去，和马上一脸不安的骑士稍稍交谈了一下，皱着眉头走向猎人们中间，大声宣布：“不等小四了，他们几个昨天猫尿喝得太多，现在还在整东西呢！我们先出发，晚了路该不好走了。晚上宿营再会合。”

猎人们早就在等着出发的号令，听了云铁树的话马上都行动了起来，一边忙着一边嘴里还嘀嘀咕咕地骂着小四。

界明城仔细端详了白马的披挂，放心地呼了一口气，对修士们说：“我们走吧！要跟上啊，这天气在山里迷路可不是好玩的。”

给重忍不住咧咧嘴。这行吟者既然能看出他们是长门修会的修士，怎么会不知道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荒野里行走呢？看起来界明城的年龄不过二十上下，交代他们的时候却好像是监护者的口气。他瞥了一眼他的老师，黑瘦修士倒是在一脸慎重地感谢界明城的提醒。

镇子的路清理起来很方便，烧了热水浇上去，自然就融雪结冻，可外头的官道就没有人管了。太阳才刚出来，覆盖着山野的积雪仍然是松软的。猎人们坐在马拖着的小雪橇上，在雪野中行进。夜北马的蹄子特别宽大，即使如此，它们也不断陷进过膝的深雪，走得很慢。界明城的白马更糟糕，虽然新装了特别的蹄铁，离开镇子那一阵子它几乎还是在拱雪。不过它很快就学会了跳跃着前进，像一头山鹿那样

[1] 耳鼠：鼠类的一种，体态与一般鼠类相近，双耳长度几乎与身长相等，耳郭骨撑起轻薄又有韧性的皮膜，可做短距离飞行。

[2] 夜北：古时澜州南部几乎全都为湿地“夜沼”占据，故称夜沼以北的高原为“夜北高原”。

敏捷，看得猎人们吃惊得合不拢嘴。

“哪里找来这么聪明的一匹马啊？”云铁树问着走在后头的界明城，老脸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羡慕的神情，“咱们还真没见过外地马可以走雪原。”

界明城得意地笑着，满心满眼都是快活，老练的神色早丢到了九霄云外。

“云大伯，您就猜吧！保准猜不着。”他笑得就像一个孩子。二十岁，也还是孩子的年龄呢！

和修士们一样，界明城穿的是雪鞋，那是小锅盖那么大的藤编网子，拴在脚底足以在雪地上支持一个大胖子的重量。不过修士们穿雪鞋比界明城要熟练得多，他们飞快地向外摆动着双腿，走在了整个队伍的前面。

“这可真是……”界明城忍不住嘟囔起来。他从来没遇见过长门修会的修士，只是听说过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现在他显然需要修正自己对修士们的认识了。

猎人们挑的这条路很不好走，尤其是在雪后，柔和而优美的山坡曲线下埋藏着的石缝和断崖根本看不出来，界明城老老实实踩在马蹄印上跟着猎人们。大家都看见给重是怎么样为了走在队伍前头整个人陷到雪洞里去的。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界明城实在不知道云铁树是怎样带着队伍绕过所有那些潜在的危险的，他甚至无法想象厚厚的雪下面还埋藏了这样的一条羊肠小道。没有疑问的是，不管是不是用眼睛来识别路线，云铁树的指引都是队伍安全前进的可靠保障。

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雾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队伍总共也只有十来人，可落在最后的界明城已看不见领头的云铁树，而且这雾正在越变越浓。大家都放慢了行进的速度，紧紧跟随着自己前面的那个人。只有给重还是一样大大咧咧，界明城看见他试图去抚摩沉重地打着响鼻的白马，却一下整个消失在一团雪丘里面，队伍不得不再次停下。

对于两次掉进雪洞的事实，给重一点没觉得不妥，虽然雪水顺着脖子一直渗到了他的衣服里。“试炼啊！”他激动地说，小声感谢着上天赐给他的又一重苦难。他的同伴们一声不吭，虽然道路艰险，但这并不是他们遭遇过的最大挑战。然而他们也没有给重这样自找麻烦的兴致。

界明城就没有这样的镇定。白马显然已经累了，它毕竟不是山鹿。听着白马呼哧呼哧地出气，界明城就觉得心疼，他可不想让陪自己走过了漫漫长路的朋友在这地方受到伤害。

“什么时候能到雪浅点的地方啊？”他跑上去问原壮，“我的马累了。”

“不久了吧？”原壮心不在焉地回答，他也觉得奇怪，往年走进林子似乎没花

这么长时间，“到了林子里雪就浅了，穿雪板就能走路。然后不用一顿饭工夫就能到香螺溪边上，那里应该就没有什么雪了。”

说着话，队伍突然停了下来，云铁树的声音从浓重的白雾中传了过来：“进林子了！大家把雪橇都摘下来吧！换雪板了。”雪板是很窄的桦木板，两尺多长，穿着它在树林里滑行比雪橇要灵便得多。

“我说吧！我没记错啊！”原壮兴高采烈地说，手忙脚乱地从马背上卸雪板。

界明城赶紧跑回到白马身边，抱着它大汗淋漓的脖子轻轻拍拍：“好了好了，雪浅了。”白马欢快地打了一个响鼻，用脑袋在界明城的斗篷上蹭来蹭去。

林子里的雪果然浅了很多，还没有过人的膝盖。按原壮的说法，离香螺溪越近雪还会越浅。但是换上了雪板的猎人们却没有因此走得更快一些，因为雾已经浓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人们不得不在正午时分打起了火把。

“大概要走两顿饭工夫了。”原壮抱歉地对界明城修正自己的说法。

雪果然越走越浅，界明城把自己的雪鞋都拿掉了，可走了三顿饭工夫也没有听见水声。猎人们的脚步也变得迟缓了。没有人怀疑云铁树的权威，但是今天的雾实在太大了。没有人开口，可是每个人的心中大概都在翻腾着“迷路”这两个字。

界明城的身边又发出了一声熟悉的惊叫，然后是一声闷响。所有人的脸上都不由得露出了笑意。又是给重，不知道为什么他总喜欢走到队伍外头去。现在已经没有雪坑了，不知道他又遭遇了什么。

界明城把火把举在眼前，慢慢走过去，火光里出现了给重满是血的脸。界明城吓了一跳，反手握住了斗篷里的刀柄。很奇怪，他一点也没有感受到杀气呢！好在给重只是碰破了额头，他对自己的伤口也不在意，而是用力从地里挖着什么。修士们纷纷围了上来，关切而诧异地看着给重。

“怎么了？”黑瘦修士问。

“这个东西。”给重把一个海碗大小的东西举到面前，“被它绊倒了。”

界明城能看清那是个被冰冻住了的灰色圆球，外面的冰块在火光里闪烁着奇异的光泽。

原壮惊奇地盯着那圆球不放，然后他大声叫云铁树过来。

“一个香螺！”他对界明城和修士们解释。

“哦。”界明城答应了一声，忽然感到一股浓重的不安。他望了一眼云铁树，云铁树的脸上写满同样的惊愕，界明城知道对方想的和自己一样。